

POEMS OF MI WU

Written 1908-1934

First Edition

May, 1935

Publishe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Shanghai, China.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吳
宓
詩
集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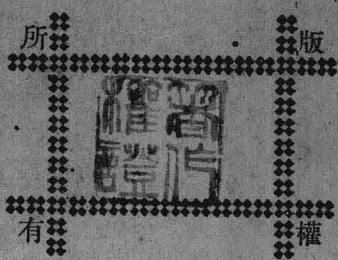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發行

吳宓詩集 (全一冊)

◎

定價銀二元四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吳

宓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兩吳生

柳詒徵題

序曰。兩吳生者。陝吳宓僧雨川吳芳吉柳碧也。兩人者。貌不同。迹不同。遇不同。詩亦不同。合刊之者。其本同也。詩之格律聲調色澤神韻宗派家法。末也。性情本也。無其本。襲其末。羊質虎皮。牛頭馬脯。無當也。本其天賦之特性。昌之桃之滂之揚之。孕茹萬象。出入百國。而一一不失吾之真性情。乃真詩也。曰漢曰唐曰宋曰明曰李曰杜曰韓曰白曰蘇曰黃曰印度曰日本曰法蘭西曰英吉利曰亞美利加。標其詞。撫其格。句句而比之。行行而繩之。人也。吾之真性情。天也。出天入人。人其能勝天乎。不本于天而徒責之人。歌哭人之歌哭。呻呼人之呻呼。是盜人而賊天也。不盜人。不賊天。掉臂游行。獨往獨來。一嘖一歎。一波一磔。皆吾肺腑。于人無與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之。亦可也。此兩吳生之詩也。丁卯冬仲柳詒徵。

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曩有意外之遭曾集聯自勵今宓兒

擬刊詩草請題字為訓遂書以付之

癸酉冬日

仲旗氏



Changeons en notre miel leurs plus antiques fleurs ;
Pour peindre notre idée empruntons leurs couleurs ;
Allumons nos flambeaux à leurs feus poétiques ;
Sur des pensers nouveaux faisons des vers antiques.

——— *André Chénier (1762-1794)*
“ L'INVENTION ”.

採擷遠古之花兮 以釀造吾人之蜜

爲描畫吾儕之感想兮 借古人之色澤

就古人之詩火兮 吾儕之烈焰可以引燃

用新來之俊思兮 成古體之佳篇

右譯法國解尼埃之「創造」詩第一八一至一八四行

以明吾詩集作成之義法

吳 宓

吾於中國之詩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義山。三曰吳梅村。以天性所近。學之自然而易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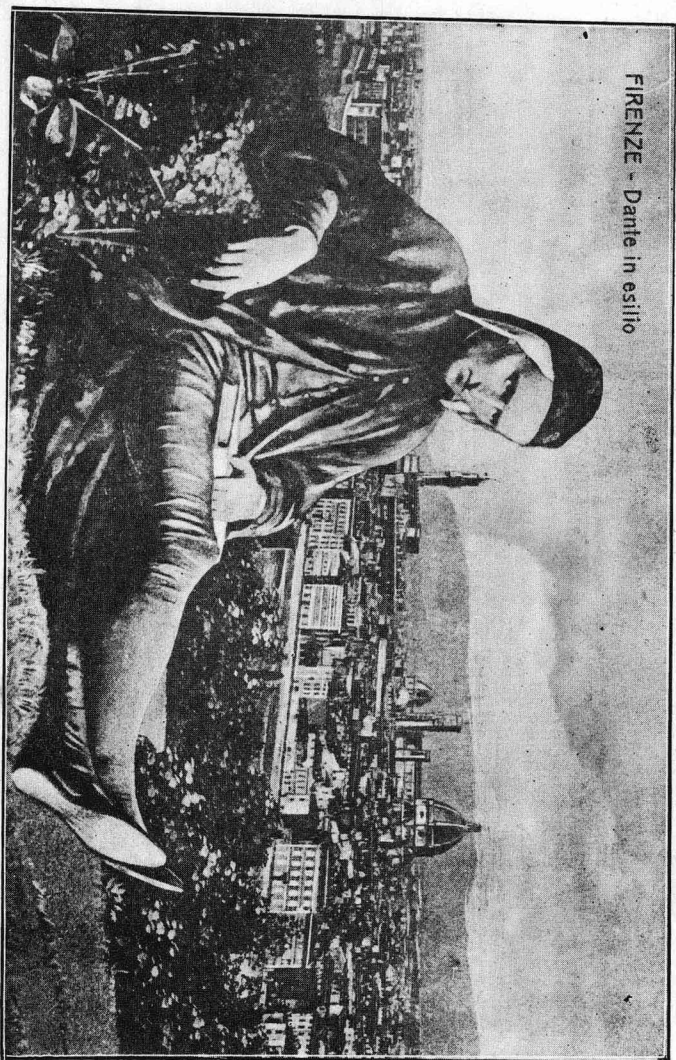
吾於西方詩人。所追摹者亦三家。皆英人。一曰擺倫。或譯拜輪。 Lord Byron 二曰安諾德。

Mathew Arnold 三曰羅色蒂女士。 Christina Rossetti (一) 擺倫以雄奇俊偉之浪漫

情感。寫入精密整鍊之古典藝術中。(二) 安諾德謂詩人乃由痛苦之經驗中取得智慧者。又謂詩中之意旨材料。必須以理智鑒別而歸於中正。但詩人恆多悲苦孤獨之情感。非藉詩暢爲宣洩不可。又謂詩爲今世之宗教。其功用將日益大。(三) 羅色蒂女士純潔敏慧。多情善感。以生涯境遇之推遷。遂漸移其人間之愛而爲天帝之愛。篤信宗教。企向至美至真至善。夫西洋文明之眞精神。在其積極之理想主義。蓋合柏拉圖之知與耶穌基督之行而一之。此誠爲人之正鵠。亦即作詩之極詣矣。

吳宓自識

但丁像
睨故國於外。類屈原之放逐。回
睨故國於外。類屈原之放逐。回



FIRENZE - Dante in esilio

悔相逼之不察兮，
道延佇以冀將兮。
及行迷之未還兮，
將往觀乎四荒兮。
忽反顧以游目兮，
馳數載以陳辭兮。
騁玉卬以冀得此中正兮，
遠埃風余上征兮。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兮。
飄風屯其相離兮，
紛絳總經其離兮。
吾令帝閭開其上下兮，
倚閭闔而望予兮。
忽反顧以涕洟兮，
哀高邱之無女兮。
覽相親於四鄉兮，
望罔流於余兮。
有煢之僂余乃下兮，
見有煢之僂余乃下兮。
曰馳遠逝而無狐疑兮，
何所執求美而釋女兮。
何所獨無芳皇兮，
何所獨無芳皇兮。
時紛紛其難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兮。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兮。
駕八龍之婉婉兮，
馳雲旗之委蛇兮。
抑志而弭節兮，
神高馳之邈邈兮。
陟皇之赫曦兮，
馳夫馳夫兮。
僕夫悲眼兮，
馳夫馳夫兮。
亂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
既莫足與兮，
吾將從彭咸兮。
鐘原離騷

羅色蒂女士像 一八六五年、其兄但丁羅色蒂繪。時女士年三十五歲。



Christina G. Rossetti (1830-1894)

By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65.

逝矣逝矣

吳宓譯

逝矣逝矣 〔歷世告我曰〕逝矣逝矣
其機美貌 韶華日日摧毀
汝之生命 遷流曾不稍止
明日轉瞬 黑髮變白 若彼之子
夫豈未嘗 衰冕而垂金紫
春草仍綠 春花再發 吾身若被錦綺
而汝根本 斷傷今番一度凋靡
離望重來 隨喜 唯唯

逝矣逝矣 〔靈魂告我曰〕逝矣逝矣
憂虞願望 工作遊戲 重重如累
過去生涯 所識所見 無非如此
汝金蝕鏽 汝衣藏蠹 而枝葉亦必枯萎
終有一日 中夜腐爛 不再稽遲 前來迎爾
爾其虔敬 祈禱上新 唯唯

逝矣逝矣 〔上帝告我曰〕逝矣逝矣
久盼終獲 此日春來冬徙
柔條又結 嫩枝已發 新蕊
天上鳥鳴 汝須靜待 汝須堅信 虔敬祈禱勿弛
吾雖行遲 汝須靜待 汝須堅信 虔敬祈禱勿弛
長夜已完 重光復旦 快隨吾來 起起
吾愛吾妹 汝靜吾言勿詭 唯唯

按右詩原題曰 *Passing Away* 共三首。乃羅色蒂女士一八六零年（時年三十歲）除夕所作。蓋錢歲之辭亦以自道其生活心情之變遷也。原詩久為世所傳誦。可稱女士一生最佳之作。其中詞旨不外脫棄塵寰。解除人間男女之愛。而上企天國。歸依上帝。以求最後之安定及精神之慰樂。予詩集中屢有論述。惟此譯則不見於本集。此詩首節凄婉。而辭句則極純粹。然其中字字皆有所本。無非改用（Paraphrase）聖經中（散見各處）之辭句。細讀自知。例如（1）題云逝矣。乃用新約聖保羅致哥林多人前書七章三節。又後書五章十七節。及使徒約翰第一書二章十七節。又如（2）本詩第二首三四等行。乃用新約使徒雅各書五章二節及三節。兼及他處。餘不盡釋。至於（3）以男女愛情婚姻喻天人之接引。而薄上帝或耶穌基督曰新耶。蓋源於舊約詩篇第十九首第五行。以賽亞書六十二章五節。新約馬太福音九章十五節。又二十五章一至十二節。約翰福音三章二十九節等處。茲不細論矣。

吳宓詩集目錄

卷首 編輯例言 刊印自序

序跋 ¹ 吳雨僧詩集序(劉機) ² 讀雨僧詩稿答書(吳芳吉) ³ 讀吳雨僧兄詩集(繆鉞) ⁴ 吳宓詩集跋(李漢聲) ⁵ 雨生落花詩評(陳寅恪) ⁶ 吳雨生詩評(凌雲池) ⁷ 吳

雨生詩評(常乃惠) ⁸ 論歐遊雜詩注(徐震堉) ⁹ 論吳雨生丈近詩(方璋鑑)

題詞 ¹ 題吳雨僧詩集(徐際恆) ² 溧陽吳生詩集題詞(王越) ³ 論師友詩絕句(錢鍾書) ⁴ 題吳宓詩集(蕭公權) ⁵ 自題詩集(吳宓)

插畫 但丁像
羅色蒂女士像

卷一 故園集 自清光緒卅四年戊申至清宣統二年庚戌 十五至十七歲 依舊法算 詩三十四首 詞三首

插畫 辛丑中秋滬上家人合影
胡文豹兄湘如三姊雙影

卷二 清華集上 自清宣統二年庚戌至民國三年甲寅 十七至二十一歲 詩百四十一首 詞五首

插畫 清華學校中等科 陳伯瀾姑丈
圓明園遺蹟四幅

卷三 清華集下 自民國三年甲寅至民國五年丙辰 二十一至二十三歲 詩百六十一首 詞一首

插畫 清華學校高等科 饒蘊樞師
父仲旗公 湯用彤君

卷四 美洲集 自民國六年丁巳至民國九年庚申 二十四至二十七歲 詩五首 詞無

插畫 白璧德師
哈佛大學西華堂

卷五 金陵集 自民國十年辛酉至民國十三年甲子 二十八至三十一歲 詩五十七首 詞無

插畫 東南大學 梅光迪君 學術雜誌
鼓樓 書齋中之吳宓 陳心一夫人

卷六 遼東集 自民國十三年甲子至民國十四年乙丑 三十一至三十二歲 詩四十五首 詞無

插畫 東北大學 汪兆璠學長
柳詒徵先生 繆鳳林君 景昌極君

卷七 京國集上 自民國十四年乙丑至民國十五年丙寅 三十二至三十三歲 詩六十二首 詞一首

插畫 清華園學務處 又荷花池二幅
姑母 長女學淑 胡徵君

卷八 西征雜詩 自民國十五年丙寅至民國十六年丁卯 三十三至三十四歲 詩百零六首 詞無

插畫 西京遊覽圖
吳芳吉君

卷九

京國集下

自民國十六年丁卯至民國十七年戊辰

三十四至三十五歲

詩四十六首
詞無

插畫

王國維先生 頤和園魚藻軒
黃晦閣師遺言 中央公園水榭
吳芳吉君周光午君合像

卷十

南遊雜詩

民國十七年戊辰

三十五歲

詩九十六首
詞無

插畫

西湖(一)四幅
西湖(二)四幅

卷十一

故都集上

自民國十七年戊辰至民國十九年庚午

三十五至三十七歲

詩五十四首
詩八首

插畫

北海 大公報文學副刊
燕京大學全景 陳仰賢女士像

卷十二

歐遊雜詩

自民國十九年庚午至民國二十年辛未

三十七至三十八歲

詩五十五首
詞無

插畫

牛津大學全景 牛津同學合影
巴黎之書攤咖啡店 奧凌其堪君合
美國格布士女士像 但丁故宅
葛德在羅馬城外蒼茫用古圖

卷十三

故都集下

自民國二十年辛未至民國二十三年甲子

三十八至四十一歲

詩百二十九首
詞七首

插畫

清華園西客廳內景四幅
清華園荷花池

卷末

附錄

陝西夢傳奇

滄桑豔傳奇

餘生隨筆

英文詩話

學衡雜誌論文

選錄

(一)論新文化運動 (二)譯美國葛蘭堅教授論新 (三)詩學總論 (四)論安諾德之詩 (五)論羅色蒂女士之詩 (六)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 (七)西安國城詩錄序 (八)譯韋拉里說詩中韻律之功用 (九)譯穆爾論現今美國之文學 (十)譯白璧德論今後詩之趨勢

大公報文學副刊論文選錄

(一)羅色蒂誕生百年紀念 (二)馬勒爾白逝世三百年紀念 (三)希雷格爾逝世百年紀念 (四)評潘彼得譯本附論恒吉爾 (五)論詩之創作答方璣德書 (六)詩韻問題之我見 (七)釋落花詩 (八)挽徐志

摩詩附識

(九)評顧隨無病詞味辛詞 (十)吳芳吉述家中情形書跋 (十一)吳芳吉傳 (十二)吳芳吉論史詩計畫書跋 (十三)評王越風沙集 (十四)評盧葆華女士血淚集 (十五)評凌宴池詩錄甲集 (十六)評蕭公權反五苦詩 (十七)王蔭南癸酉詠懷詩跋

話

良齋詩草

徐際恒遺著

插畫

羅倫歷年像 安諾德像
徐際恒先生久成遺像

空軒詩

吳宓詩集 卷首

編輯例言

丙寅春予編理詩稿既竟。欲作長序而苦無暇。僅成英文短序。附冊末。今刪。雜書數條以告讀者。

(一)刊印詩集。古人視爲極重大之事。即不待至身後。亦當俟諸暮年。又費畢生之力。沈吟推敲。潤飾修改。然後嚴行甄別。選取若干首以付剞劂。三四十歲以前之作。往往不留一首。今之老輩猶然如此。夫詩文著述。至宜矜重。古人若斯精心刻意。只有敬佩。何敢詆誣。惟今者時移勢異。人之觀念大變。且印刷便利。需費無多。故刊印詩集者紛紛。而自新詩風行。二十歲以下之詩人專集印行者。其多如鯽。予今茲編訂此冊。雖非效顰逐俗。然實竊取今人之用意。不敢上附昔賢。妄自尊大。此層首須鄭重申明。讀者諒之。

(二)此冊所錄。自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予始學爲吟詠之時起。至現時止。以後當爲續編。有作必錄。毫無刪汰。且均本當時所作。過後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真。今茲刊印。除卷一故園集外。亦一體收入。不刪不改。蓋詩爲一時一地感情生活之表現。故作出之時。雖當苦心精思。力趨美善。然作出之後。即不宜再改。異時異地。決難再尋得此詩中之感情及生活。譬諸照像。用一鏡片重疊數次攝影。所得者必模糊紛錯。不可辨識矣。且留存全稿。首尾完備。既可尋繹一生之經歷。又可爲研究詩中模倣創造之步驟之資料也。

(三)作詩本無定法。隨人而異。區區之意。以爲作詩固不可不講格律。然感情首貴真摯。世中萬事皆可作僞。惟詩不能作僞。人生處處須行節制。惟詩中之感情。則當令其自然發洩。強之不可出。抑之亦難止也。吾之缺失。若畏人知。則不當作詩。俗人不能了解或尊重吾之感情。則勿令其得見吾之詩稿。不誠不能爲詩也。舊詩之堆積詞藻。搬弄典故。陳陳相因。千篇一律。新詩之渺茫晦昧。破碎支離。矯揉作態。矜張弄姿。皆由缺乏真摯之感情。又不肯爲明顯之表示之故。予所爲詩。力求真摯明顯。此旨始終不變。顧予乃一庸人。感情本來淡薄。學力又未充足。其所作詩。空疏無味。缺乏辭藻。亦自然之理。然勿以予成績之劣。而遂謂詩以真摯之感情爲主之說爲不可信。則幸甚矣。

(四)竊嘗謂人之一生。總當作成詩集一冊。小說一部。一以存其主觀之感情。一以記其客觀之閱歷。詩所存者。外境對吾心之印象。小說所記者。個人在社會之位置。詩由內而主於精。小說由外而主於博。故若謂小說爲提鍊之人生。則詩乃提鍊之人生。又經提鍊者耳。予作詩之動機。爲發洩一時之感情。留存生涯之歷史。予編訂詩稿之目的。則爲專供一己之展讀。重溯昔來之舊夢。於風晨雨夕。青燈書案。困頓之時。抑鬱之際。取此一冊。獨自沈吟涵詠。使少年之感情。過去之經驗。一一湧現心目。如觀電影。聊以自慰。亦奇特之樂事也。雖然。人生經驗至極廣大繁複。瞬息千變。且壯歲事務急迫。不容沈吟思度。故予詩所紀載者。不過予全部經驗之億萬分之一。返觀重思。益自闕然。由此可得一標準曰。古今最大之詩人。皆能以其一生經驗之最大部分寫入詩中。而所寫入者。又適爲最重要最高貴之部。

分。凡比較任何二詩人。皆可以其全集中所包含之經驗之量與質與其一生全部經驗之比例定之矣。

(五)此冊編訂。亦由外緣。吳芳吉君柳碧實今世少年中最偉大之詩人。爲知者所共許。友朋咸勸碧柳刊其詩集。恐其猶豫。乃並要約以予之詩合刊一冊。題曰兩吳生集。柳碧挾柳碧我事清遊。見本集卷五附錄。以予與碧柳之交誼論。固可齊列。若以詩之優劣論。則相去天淵。殊自慚已。又此冊既已編成。深望相知師友切實指教。勿存客氣。又當編訂之時。承周君光午工楷謄鈔。費時甚多。彌用感謝。並誌於此。

民國十五年三月。吳宓識於清華園荷池西軒。即西客廳

刊印自序

予既自編其詩。題曰涇陽吳生詩集。擬與碧柳吳芳吉君之白屋吳生詩集合刊。而其時碧柳適處西安圍城中。迨丁卯春脫險來北京。得抽暇將予已編之詩點勘一過。偶有更改刪削。碧柳旋即由瀋返蜀。相見無緣。刊行之事遂阻。民國十八年己未春。碧柳乃自印其詩於成都。題曰白屋吳生詩稿。此名予不謂然。蓋手抄

分。不宜混淆。毋取乎過謬也。

分上下二冊。售價二圓三角。原印二千部。上海新月書店曾爲代售。今在成都書肆亦尙可

購得之。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碧柳遽以校事勞瘁。病歿於江津家中。弟子周光午君。以碧柳生前諄託。攜全部遺稿至長沙。重行編理。合詩文歌劇信函雜稿。都付木刻。題曰吳白屋先生遺書。久之刻成。每部六冊。售價三圓。外埠函購。加掛號郵費一角六分。總代售處。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或在北平清華大學吳宓教授處購買亦可。該書自編

輯以至刊印發售。一切均由周光午君任勞負責。宓以事忙。未獲參與。光午以宓與碧柳交誼最久且深。

逕以編訂之名歸諸宓。而自退居參校。但此非事實也。

成都鉛印本有碧柳自作之年譜及詩註等。木刻遺書中無之。是其缺失。但木刻遺書增書札一項。最為精采。

然即以詩論。兩本皆不全。他年應再有人編印吳芳吉全集。諸多材料。廣搜備列。並增圖畫照像。方可無憾也。

外尚有碧柳手寫日記。民國二年至九年三十四冊。約六十萬

言。現正在鈔錄。決擬絲毫不加刪改。全付南京鍾山書局印行。自碧柳之歿。予於詩既失切磋之益。復深人琴之痛。前此欲附驥尾以自彰。今則獨呻吟而誰語。望空墮淚。臨楮傷神。於是予自印詩集之念亦久輟。癸酉歲暮。予以年屆四十。師友凋零。歎逝傷今。忽生異感。念「人生短而藝術長」。即待至百年。造詣亦何足稱。況今時危國破。世亂人忙。諸多小事。微足稱心適意者。此時不作。或即永無作成之時。故將詩稿重行編訂。付託中華書局印行。今茲了此瑣屑。餘生得暇。另圖正業。蓋視此事為不足重。輕而坦然。逕行。異乎昔之審慎謙卑。深望讀此集者。亦如是觀之可耳。予之詩既不與碧柳之詩合刊。且為求明白簡當。故逕改題曰吳宓詩集。欲購讀兩吳生之詩者。遂不得不分別取求。雖曰精神合一。無間幽明。而事實判分。終歸離散。碧柳與我生涯前後同歸於盡。並此區區殘稿。亦難什襲共藏。同供展玩。此誠傷心之至者矣。是故兩吳生詩雖未得合刻。予今茲仍願虔奉此冊。以紀念懷才早逝之白屋詩人也。其他瑣節。分條述陳。

(一)碧柳嘗謂詩人可分三等。其下為自身之寫照者。

如唐之溫李

其中為他人之同情者。

如唐之元白

其上為世界

之創造者。

如唐之李杜

此論最真。碧柳蓋託始於中而已。臻乎上者。若予之詩。則終未脫「自身之寫照」

之範圍。此乃性行之自然趨勢。未可強致。故予之詩集。不啻即爲予之自傳。惟然。碧柳有年譜之作。而予則不自叙生平。以所叙將與詩重複也。又予詩既同自傳。故於生活之所涉歷。親友互相酬答。投贈之詩文。悉附錄入集。卽風景人物。照像圖畫。凡足助鑒賞而增興趣者。亦插印各卷中。讀者見此。或將斥爲器小卑俗。然予自審非沾戀現實者流。情感所繫。期與知我愛我者共來印證過去生涯之鴻爪。而誌人世之因果淵源。或亦無大過乎。

(二) 古人詩集從無自加圈點之例。雖然。文人之甘苦得失。惟自知之最明。倘以圈點爲表示情志之所着重。藝術之所用心。則圈點固甚足助讀者之了解與欣賞。此集各卷如歐遊雜詩等。乃用學衡雜誌紙版覆印。原版已有圈點。不能改換。其餘各卷。遂亦不得不加圈點。以歸一律。實則其中卷二之圈點。爲陳伯瀾姑丈所加。卷三圈點。爲饒麓樵師所加。斯皆予所從學詩。故並錄其所錫評語。以資箴砭。卷六至十一之詩。每篇作成。隨時寫寄碧柳。當蒙立予批改。且加圈點。今悉遵依。故予直接自加圈點之處。亦並不多。獨恨歐遊歸來不及一載。碧柳遽歿。致本集十二十三兩卷。未獲碧柳之討論批改。於情於藝。所失多矣。

(三) 本集於民國二十二年冬。交付上海中華書局印行。至民國二十四年春。方得出版。閱時雖久。但校對甚爲精細。排版形式亦力求完美。詩集非同他件。校對時。尙不免增損改動。事甚煩累。作者謹對中華書局編輯部長舒新城君。及職司排校印刷等之員工諸君。表示感謝。又承吳宗濟君照像。以益插

畫重編付印時。恆得清華校工吳延增君助理鈔寫寄發各事。亦並誌謝。

(四)各地親友及讀者。對於集中之詩。如有高見不吝賜教。或校出排印之錯字者。祈逕函北平清華大學。吳宓。俾得虛衷領受。或遵照改正。是所盼禱。

(五)此集編輯體例。有作必收。原待高明讀者自爲甄選去取。非敢謂集中之詩皆具可存之價值也。或問。設有人編爲今世中國詩選。應錄君集中何篇。則當對曰。壬申歲暮述懷四首。卷十再問。其次當取何篇。則謹答曰。海倫曲。卷十三問。更求其次。則如何。對曰。所譯羅色蒂女士願君長憶我。卷七及古決絕辭。卷十一二篇。此外無可選錄者矣。

(六)宓平日擔任學校教課。以盡職資生外。前此曾任學衡雜誌。共出七期總編輯十一年。又兼任大公報文學副刊。共出三百一十三期編輯六年。勞苦已甚。幸皆被止。今後決不再任此類爲人之職務。而當以餘生

短暇從事一己之著作。按約十年前。宓早已決定。我今生只作三部書。(1)詩集。(2)長篇章回體小說新舊因緣或改名。(3)人生要義或名道德哲學。係由直接感覺體驗綜合而成之人生哲學。取東

西古今聖賢之言。觸處闡釋其確義。而以日常實際公私事物爲之例證。按景昌極(幼南)著(一)哲學新論。精當。願本集讀者取閱。今詩集既已出版。即擬專心致力於其餘二者。所成如何。殊未敢必。舊約傳道

書。第五卷第七章第七節云。「多慮多夢。多言多拙。略夢寐多屬幻境。浮詞亦屬空虛。」羅馬哲王安敦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自禱之辭曰。「哲學之爲事簡而卑。毋流於多言自炫。」此二語。宓尤當謹記。蓋

Aurelius Antoninus 自禱之辭曰。「哲學之爲事簡而卑。毋流於多言自炫。」此二語。宓尤當謹記。蓋